

「大智度論」集粹之三十四

佛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作是功德，是時四大天王皆大歡喜，意念言：我等當以四鉢奉上菩薩，如先王奉先佛鉢。」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作是功德，四天王等歡喜奉鉢，以菩薩能具諸願行，故佛安慰勸進，言有此果報，終不虛也。般若波羅蜜有二種：一者、成佛度衆生；二者、雖未成佛，受世間果報，今以世間果報以示衆生，故說是事。

佛言：「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增益六波羅蜜時，諸善男子、善女人，各各歡喜，意念言：我等當爲是人作父母、妻子、親族、知識。」所謂善男子、善女人者，從佛聞法，或從弟子、菩薩聞，或聞受記當作佛；又聞佛讚歎其名者，故知修善。善相者，有慈悲心，能忍辱罵。如法句罵品中說：能忍辱罵人，是爲人中上！復次，以五種邪語，及鞭杖、打害、縛繫等，不能毀壞其心，是名爲善相。

三業無失，樂於善人，不毀他善，不顯己德，隨順衆人，不說他過；不著世樂，不求名譽，信樂道德之樂；自業清淨，不惱衆生；心貴實法，輕賤世事；唯好直言，不隨他誑；爲一切衆生得樂故，自捨己樂，令一切衆生得離苦故，以身代之。如是等無量，名爲善人相。是相多在男、女，故說善男子、善女人。

善男子、善女人，自知福薄，智慧渺少；近習菩薩，欲求過度。又善男子、善女人，聞菩薩不從一世、二世而得成道，無央數世往來生死，便作是念：我當與爲因緣。復次，菩薩積德厚故，在所生處，衆生皆來敬仰菩薩，以蒙利益重故。若見菩薩捨壽，則生是願：我當與菩薩作父母、妻子、眷屬。所以者何？知習近善人，增益功德故。如不可思議經中，廣說父母、妻子、眷屬因緣。故知善男子、善女人世世願爲菩薩父母、妻子、眷屬。

佛言：「菩薩摩訶薩斷淫欲出家者，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不斷。」世間中五欲第一，無不愛樂；於五欲中，觸爲第一，能繫人心，如人墮在深泥，難可拯濟。五欲中應受餘欲，猶不失智慧，淫欲會時，身、心荒迷，無所省覺，深著自沒，以是故，淫欲應離。

學般若波羅蜜  
智銘

、病、死人，令其心厭。又令夜半，見諸宮人妓直，惡露不淨，涕唾流涎，屎尿塗漫。菩薩見已，卽便穢厭。或時諸天，令女人惡心妬忌，不識恩德，惡口欺誑，無所省察。菩薩見已，卽生念言：身雖似人，其心可惡，卽便捨之。欲使菩薩從初發心，常作童貞行，不與色欲共會。何以故？淫欲爲諸結之本，佛言：寧以利刀割截身體，不與女色共會。刀截雖苦，不墮惡趣，淫欲因緣於無量劫數受地獄苦。人受五欲，尙不生梵世，何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或有人言：菩薩雖受五欲，心不著故，不妨於道；以是故經言：受五欲尙不生梵世，無始衆生皆得生中，受五欲者，常所應得尙不得之；何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本所不得而欲得之！以是故，菩薩應作童貞，修行梵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行菩薩不覺世間故，速成菩薩道。若淫欲者，譬如膠漆，難可得離。所以者何？身受欲樂，淫欲根深，是故出家法中，淫戒在初，又亦爲重。

佛言：「或有菩薩，有父母、妻子、親族、知識；或有菩薩，從初發意斷淫欲，修梵童貞行，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犯色欲；或有菩薩，方便力故，受五欲已，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三種菩薩，初者、如世間人受五欲，後捨離出家，得菩提道。二者、大功德牢固，發心時斷於淫欲，乃至成佛，是菩薩，或法身、或肉身；或離欲，或未離欲。三者、清淨法身菩薩，得無生法忍，住六神通；爲教化衆生故，與衆生同事而攝取之。

佛言：「菩薩摩訶薩以方便力故，化作五欲，於中受樂，成就衆生，亦復如是。是菩薩摩訶薩不染於欲，種種因緣，毀訾五欲，欲爲熾然，欲爲穢惡，欲爲毀壞，欲爲如怨！是故，當知菩薩爲衆生故受五欲。」衆生有二種：在家、出家。爲度出家衆生故，現聲聞、辟支佛及諸出家外道師；在家衆生，或有見出家者得度，或有見在家同受五欲而可化度。菩薩常以種種因緣，毀訾五欲，欲爲熾然者，若未失時，三毒火然；若其失時，無常火燒。二火燒故，名爲熾然，都無樂時，欲爲穢惡者，諸佛、菩薩、阿羅漢等諸離欲者，皆行穢賤，不得內心離欲之樂，而於色欲不淨求樂。欲爲毀壞者，著五欲因緣故，天王、天人、諸富貴者，

亡國危身，無不由之。欲如怨者，失人善利，亦如刺客，外如親善，內心懷害。五欲如是喪失善心，奪人慧命。

五欲之生，正爲破壞衆善，毀敗德業故出。又知五欲如鈎賊魚，如弶害鹿，如燈焚蛾，是故說欲如怨。怨家之苦，不過一世；著五欲因緣，墮三惡道，無量世受諸苦毒。

佛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菩薩，不見菩薩名字，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我不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菩薩、菩薩字性空，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離色亦無空，離受、想、行、識亦無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即是空。何以故？但有名字故，謂爲菩提，但有名字故，謂爲菩薩，但有名字故，謂爲空。所以者何？諸法實性，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故。菩薩摩訶薩如是行，亦不見生，亦不見滅，亦不見垢，亦不見淨。何以故？名字是因緣和合作法，但憶想分別假名說。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一切名字，不見故不著。」

佛讚歎般若，聞者歡喜尊重，則增其福德，若聞說般若，則增其智慧。不但福德因緣故可成佛道，要須智慧得成；是故不須但讚歎。人聞讚歎，心已得清淨，渴仰欲得般若；如爲渴人，廣讚歎美飲，不解於渴，卽便與之。如是等因緣故，佛爲讚歎。

入般若觀時，不見菩薩及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爲令衆生知實法故出；此菩薩名字，衆緣和合假稱。般若波羅蜜名字，亦如是。衆法和合故，假名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雖是假名，而能識破戲論；以自性無故，說言不可見。如火從衆緣和合，假名爲火，雖無實事，而能燒物。

行者入般若波羅蜜，諸觀戲論滅故，無出、無入。若諸聖賢不以名字說，則不得以教化凡夫；當取說意，莫著語言謂有出、有入。

初聞般若，不得便說一切法空。我，不以五情求得，但憶想分別生我想，無而謂有。又意情中無有定緣，但憶想分別，顛倒因緣故，於空五衆中而生我想，若聞無我，則易可能。色等諸法

正如鼓勵羣體（關係）和講求實際，不貴苦行的那那克，阿占務實而反對極端的神秘主義。他對塞克教運動應取何種形式的想法和他編一本公定教義的想法一樣真切可行。阿占創始什一稅並為塞克教傳教工作的先鋒。塞克教在傳教方面比印度教佔優勢，因為印度教以海外旅行為禁忌，認為它有損於宗教（的尊嚴）。

格蘭斯首卷中有三十八首那那克的頌詩，這些詩雖然篇幅無多，却以其作者，內涵及體裁奠定了全書的風格，這些頌詩名為加普濟 Japji 對後賢的著作是一種啓示。那那克在這些頌詩裏表達一種對俗世的捨棄，這種行持迥異於朝聖，行禮及離羣索居的苦行。對「名」的信與解至關緊要，如果一個人要從罪中解脫，就應稱名並認識它的愛；如果他想了解宇宙四方而體驗神之所體驗，就應置意於「名」，在内心沉思而反復（誦）之。

加普濟受公認爲阿迪·格蘭斯的精髓。真正的塞克教徒應在每天早晨默念加普濟，每個塞克教徒若想擠身正統派都當背誦斯篇——不論他識字與否。因爲晨間儀式非常重要，加普濟似乎是那那克上師晚年所著；自然他是識字的，而且他還常拿他的教義同別的教派比較。他學波斯文，讀回教苦行派的著述。他看印度文或旁遮普文的印度文學，在加普濟裏，他甚至不憚其煩地爲他的宗教創作了一套新的字母及文法叫做「上師語 Gurumukhi」。

佛自說因緣，所謂菩薩、菩薩字性空。是中雖但說菩薩字空，而五衆亦空。空中無色，離色亦無空者，空名法空，法空中乃無一毫法，何況粗色！空亦不離色，所以者何？破色故有空，云何言離色？受、想、行、識亦如是。何以故？佛自更說因緣，所謂但有名字謂爲菩提，但有名字謂爲菩薩，但有名字謂爲空。

般若波羅蜜，分爲二分：成就者名爲菩提；未成就者名爲空。生實相不可得故，名爲無生。所以者何？若先生後法，若先法後生，若生法一時，皆不可得。無生故無滅，若法不生不滅如虛空，云何有垢有淨？所以者何？本自無生故。菩薩能如是觀，不見離是不生不滅法，有生有滅，有垢有淨，何以故？佛自說因緣，一切法皆憶想分別，因緣和合故，強以名說。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一切名字者，先畧說名字，皆不可見，不見故不著；不著者，不可得故。如諸眼中，慧眼第一，菩薩以慧眼徧求不見，乃至不見微細一法是故不著。

菩薩不著亦不入涅槃者，大悲心故，十方佛念故，本願未滿故，精進波羅蜜力故，般若波羅蜜、方便二事和合故，所謂不著於不著故。如是等種種因緣故，說菩薩雖不著諸法，而不入涅槃。

（未完）

## 註釋

- ① 同書，貢五。  
② 參較「塞克聖典選 Selections from the Sacred Writings of the Sikhs」頁九，湯恩比前言。  
③ 威廉斯 Monier - Williams，「婆羅門教與印度教 Brahmanism and Hinduism」，一八九一年倫敦 J. Murray，頁一七七。  
④ 亞徹，同書（「塞克教徒 The Sikhs」），頁一四三—四四。

（上接第13頁「大智度論」集粹之三十四）  
現眼所見，若初言空無，則難可信。今先破我，次破我所法，破我、破我所法故，則一切法盡空；如是離欲，名爲得道。般若波羅蜜，無一定法，故不見我行般若。不見不行者，如凡夫不得般若，故名不行；菩薩則不然，但行空般若，故說不行。佛爲法王，觀諸菩薩其智甚少，離諸結使，不名爲行。雖有少行，不名爲行。行般若波羅蜜者，生嬌慢心，言：我有般若波羅蜜。取是相；若不行者，心自懈沒而懷憂悴；是故，不見我行與不行。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者，破著有見；不見我不行般若波羅蜜者，破著無見。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者，止諸法戲論；不見我不行者，止懈怠心故。譬如乘馬，疾則制之，遲則鞭之。如是等分別行與不行。